紅樓夢影/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影

◀上一回

第三回　阻風雪兄弟談心　訓子姪夫妻反目

下一回▶

話說寶釵日正看著襲人、麝月、鶯兒、秋紋四個人給寶玉抖晾皮衣裳，拾掇鋪蓋。只見王夫人打發小丫頭來說：「太太叫二奶奶呢。」寶釵聽了就囑咐了他們幾句，便往上房來見王夫人，說：「太太叫我呢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有件事和你商量，我想襲人的事老爺回來就不用提了。不然，老爺有好些拘泥脾氣，那倒不相宜。他既是回來，你索性挑個好日子替他開了臉。如若老爺問時，就說是我的主意。就是環兒罷，自從他媽死了，倒像那沒籠頭的馬。說親呢，又沒有那合適的人家。我想就把彩雲給他收了，到底有個招攬兒。你想怎麼樣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太太想的很是，我也風言風語的聽見說環兄弟在外頭鬧的利害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還有一件，寶玉這一回來，你也勸著他用用功。明年還要會試，倘能中個進士，也贖贖咱們家的臉。別教他整日家和丫頭們一塊兒頑頑笑笑的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還有一件事要求太太。我想麝月、鶯兒也都大了，卻倒很中用，莫若把這兩個也留下，就是使喚著也方便。秋紋就配了焙茗，剩下的幾個都小呢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既是你這麼賢惠，我有什麼不肯的？只是別教他們雞爭鵝鬥的，看人家笑話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太太自請放心，有我呢，他們也不敢。」王夫人點了點頭，便說道：「到家快了，他應穿的衣裳早些打點出來，省的臨期忙。」寶釵道：「才可不是瞅首他們抖晾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去罷，叫他們弄就是了。可別自己動手，小心著點兒好。」寶釵答應著自去料理不提。

且說賈政此時已入山東交界，運河堪堪凍實了，便叫人到碼頭上僱了兩輛二套的太平車，他父子坐；四輛五套的大車，拉行李；還有幾個騾馱子，便起早登程。走了幾日，這一天只見彤雲密布，拉綿扯絮的下起大雪來。一望無際，真是白茫茫的一片銀海。車夫們只嚷凍的慌，那眾人也覺寒冷。正走著，只見路旁有幾間草房，並沒院牆，周圍是籬笆，倒被雪壓倒了一半。柴門外一株老樹，樹枝上掛著個破笊籬，一個砂酒壺。

旁邊一堆糞，早被那雪埋住，有幾只雞在那裡刨食。

賈政叫家人去買些酒來，大家搪寒。家人下了牲口，用革命子敲那柴門，出來了一條癩狗撲著亂咬。半晌，出來個老婆子，頭上罩著塊藍布，穿著件挺厚的藍布短棉襖。下邊沒穿裙子，是一條醬色布的破棉褲，兩隻黑油布的靴子。手裡拿著半拉破瓢，問道：「你們是作什麼的？」家人道：「你這裡賣些什麼？」婆子道：「賣酒，還有麻花豆腐、雞子。要吃餅，是現打。」家人問道：「酒賣多少錢一斤？」婆子道：「不論斤，六個錢一碗。」家人走到車邊回了賈政，賈政道：「買碗酒來看看。」家人買了一碗酒，捧到車邊。賈政見是一個拳頭大的白砂碗，盛著多半碗燒酒，接過來嘗了嘗，笑道：「雖是村釀，滋味卻醇。」便將剩的半碗叫人送給寶玉，教他煞煞寒氣。於是眾人也有喝酒的，也有吃麻花豆腐的。一陣吃完，算還了錢，上了牲口又走。

看看天晚，那雪越下的大了。前面已是站頭，緊走了一陣，早見打前站的家人在路北一座店門前等候，招呼車輛趕進店來，攙著他父子下車，撣了撣雪。早有人掀起那舊氈簾子，賈政進來，見是一明兩暗三間，靠後牆一張條案，前面一張八仙桌子，兩張椅子，當地籠著一個炭盆，迎面掛著幅三星圖，旁邊一副對聯。賈政叫人拿燈照著，看上寫著：

簾影招來天下士，雞聲喚醒夢中人。

賈政看了，點了點頭，對寶玉道：「上聯不過是店家的話，下聯頗有點道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字寫的也可以，但不知是什麼人作的。」又見滿壁上寫著好些歪詩，也不去看他。家人便請示老爺，就擺飯罷。又問：「老爺在那屋裡歇覺？」賈政道：「我就在東間，你二爺在西間。」說著擺上飯來。將要吃完，只聽許多車馬進店。家人們出來看，只見從車上攙下位老者。燈光之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賈赦。忙過來請了安，回道：「奴才老爺在那邊呢，就請大老爺那邊坐罷。」早見賈政爺子接了出來，請了安，兩下的家人都請了安。寶玉攙著賈赦回到上房坐下。說起賈母去世，大家哭了一場。賈赦把寶玉

摟在懷裡，哭著說道：「剛有這麼一個好的，又弄了這麼件事情出來，到底是怎麼個緣故？」賈政叫人擺飯，說道：「吃了飯我細細的告訴哥哥聽。」又叫家人把大老爺的行李搬到西屋裡，把你二爺挪到廂房去。賈赦道：「不用。就教寶玉跟著我睡罷。」便向寶玉道：「你先睡去罷，我還得喝會了呢。」賈政道：「大爺叫你睡去呢。」於是寶玉先去睡了。這裡賈政便將寶玉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賈赦道：「本來咱們這樣人家，就不該招惹那些人。老太太原是好善，最可惡那些姑子們，倒像是他的家，一去了就滿道是處的混鑽。咱們到了家，嚴嚴的傳給門上，那些東西們永遠不許進府，少好些是非。」賈政道：「哥哥說的很是。這一到家，有好些得整理的呢。」說著夜已深了，各自安歇。次日起來，仍是大雪不住。家人上來回道：「騾夫教求老爺多住一天，地下太難走，牲口擱不住，就是咱們的東西也怕遭塌。」依賈政還要趕路，賈赦說：「多住一天也使得，下站叫他們多辛苦些兒就有了。」於是又住了一天。

次日雪霽天晴，一同起身。走了幾天，離京只有兩站。這日天氣甚好，多走了三十多里，天已晚了。見路西一個大客店門上掛著工部左堂的燈籠，便知有人接出來了。將車趕進店門，早見賈璉戴著貂帽，穿著寶藍大毛袍子，翻穿海龍馬褂，拿著個明角小提燈，站在屋門口指揮眾人。見車進來，把燈遞給跟班的，跑下臺階，迎著車，給父親、叔叔都請了安。寶玉跳下車給賈璉請安。大家進了門，見屋裡甚是乾淨，籠著火，點著安息香。二位老爺就在東邊順山大炕上坐了，賈璉替太太們眾人都說了請安問好的話，又張羅著擺飯。眾人搬完行李都請了安。

父子四人吃完晚飯，賈赦問賈璉：「家裡除了寶玉的事，還有什麼新鮮事？」賈璉摸不著頭腦，又不敢說有無。賈赦道：「我在口外遇見個藩王，卻不認識。只是和我說：『千萬別見怪。來人原說是府上的使婢，後來知道是令孫女，趕著把庚帖送回去了，把自己的家臣也革了』，只是陪不是。我們不在家，怎麼就鬧到這步田地？」賈璉聽了，走過來跪在父親面前，哭著說道：「老爺不問，兒子也不敢說。」便將巧姐兒的事細細說了一遍。二位老爺聽了，氣的目瞪口呆。賈赦道：「那老少二位舅老爺呢，向來就是見利忘義的手！那三個東西難道把姪女妹子換了錢使，從此永不見人了嗎？將來怎麼見祖先？可見是利令智昏了！」又向賈政道：「還有你嫂子，越老越昏。難道兒子不是他生的，就該信著自己的兄弟作出這忍心害理的事來！」賈政道：「也不必生氣了，到家再說罷。」又說了些家中零碎事，大家歇了。

次日寅初就動身，到家已是酉正的光景。見大門外許多家人站立迎著車，一一的都請了安。進了大門，是本家的子姪等候迎接。下了車，都過賈赦這邊來。進了垂花門，

女眷們都在上房院子裡迎接。大家見過了，王夫人帶著李紈先過去了。此時寶釵是臨月的身子，所以沒來，就在那邊等著見賈政。這裡賈政父子略坐了坐，也就過來了。王夫人正在坐等，聽見說老爺過來了，王夫人站起身來迎到屋門口，拉著寶玉痛哭，眾人無不落淚。寶釵因在公婆面前不好十分悲痛，略站了站，王夫人就教他回房去了。李紈遞了茶，又有僕婦、丫頭們都給老爺、二爺請了安。王夫人就教李紈帶著賈蘭也過去了。賈政一抬頭，見賈環站在那裡，厲聲道：「出去！明日再和你說。」賈環嚇的退了出去，一溜煙兒跑了。王夫人命寶玉坐在身邊，摘下帽子來，摸著他的頭髮道：「這不僧不俗的可怎麼好呢？」賈政道：「只好除了至親一概不會客，就說用功呢。到明年會試的時候，也就長起來了。」又把妖僧的事說了一遍。王夫人聽了道：「那馬道婆實在不是東西，老太太和我怎麼樣的待他，因他是寶玉的乾媽，所以那生日八字他都知道，就作起沒良心的事來，一般也遭了報了。」說著已有三更天氣，王夫人就教寶玉：「歇著去罷，老爺也乏了。」寶玉答應著出來，早有小丫頭拿燈送去。

寶玉進了院門，見襲人、麝月、鶯兒迎到院裡。寶玉進房坐下，襲人捧過碗茶來，寶玉在燈下一看，說：「我出去幾個月，怎麼都改了樣兒了？」襲人把臉一紅，搭訕走開。寶釵略說了幾句話，見寶玉似有困意，便向襲人道：「你就服侍二爺在東套間睡罷。」襲人道：「已經鋪在裡間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這兩天夜裡不住起來，倒鬧的大家不安。你聽我說，以後你們倒三兒，一個服侍二爺、倆跟著我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才公道呢。」說著，見鶯兒捧著個銀茶盤，裡頭是個細磁小蓋碗，說：「奶奶的藥蒸得了，就吃罷。」寶釵道：「臨睡再吃罷。」

寶玉問道：「你吃什麼藥？」寶釵道：「太太叫吃寧坤丹呢。」聽了聽，鐘打十二下。寶釵道：「該睡了，明日還有好些事呢。」寶玉知寶釵產期已近，不便同宿。就著襲人服侍在套間去睡。

襲人就把蔣家的事哭訴了一番，這寶玉不但不嗔怪他，反倒感那蔣玉函是個義士。這一夜自然是相憐相愛，不必細說。

次日起來，洗了臉就上去請安，隨著賈赦、賈政到祠堂行了禮。賈赦向賈政道：「到我那邊去，有件事咱們商量。」說著同到東所，見了邢夫人，坐下。賈赦教把賈環、賈薔、賈芸帶來。賈璉答應，帶了三人進來，跪在賈赦面前。賈赦道：「你們做的好事，幾乎把我的孫女兒逼死。難道你們還不及平兒嗎？賈氏門中如何有這樣子弟！」說著教賈璉把他們帶到祠堂，每人重打二十板子。賈璉領命，自去打人。賈赦向賈政道：「我

出去這幾年，幾乎把這把老骨頭擲在外頭。好容易蒙皇上天恩，叫了回來。一到家就惹氣。」指著邢夫人，說：「他聽信他兄弟作出這樣事來，不說自己認錯，反護著他兄弟，和我鬧。」

正說著，賈璉帶領了三人進來磕頭。賈赦說：「環兒歲數兒小，也沒有那麼大膽子，都是這兩個畜生主謀。以後，他們兩個除了祭祀不許進門。要是叫我撞見，定擰折了腿。」說罷，三人諾諾而退。

賈赦又說道：「瞧這家裡光景，我是不能住了。在外頭朋友們幫了幾個錢，我要在離城近的地方置個小園子，倒可以娛老。」賈政道：「何不把大觀園收拾一處住呢？」賈赦道：「那還是在家裡，我總願意在城外頭住。」賈政向賈璉道：「你就留心打聽著。」賈璉道：「前日馮紫英來提了一處，托我給他會個主兒。說離城有十幾里，五十多間房子，有山有水。要四千五百銀。」賈政問道：「誰家的？」賈璉說：「是個內相的，本人沒了，這是他姪兒賣。然而他們腦中有什麼邱壑，恐其局面不大。」賈赦道：「我原不要大，只要合適就好。」賈政道：「你閒了就同馮老大去看看，要是樹木好，還可以因樹為屋呢。」賈赦道：「我只交給你三千銀辦去，賺不賺將來也是你的。」說著便留賈政在這邊吃了早飯過去。後來賈璉去找馮紫英，不知那園子成與不成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